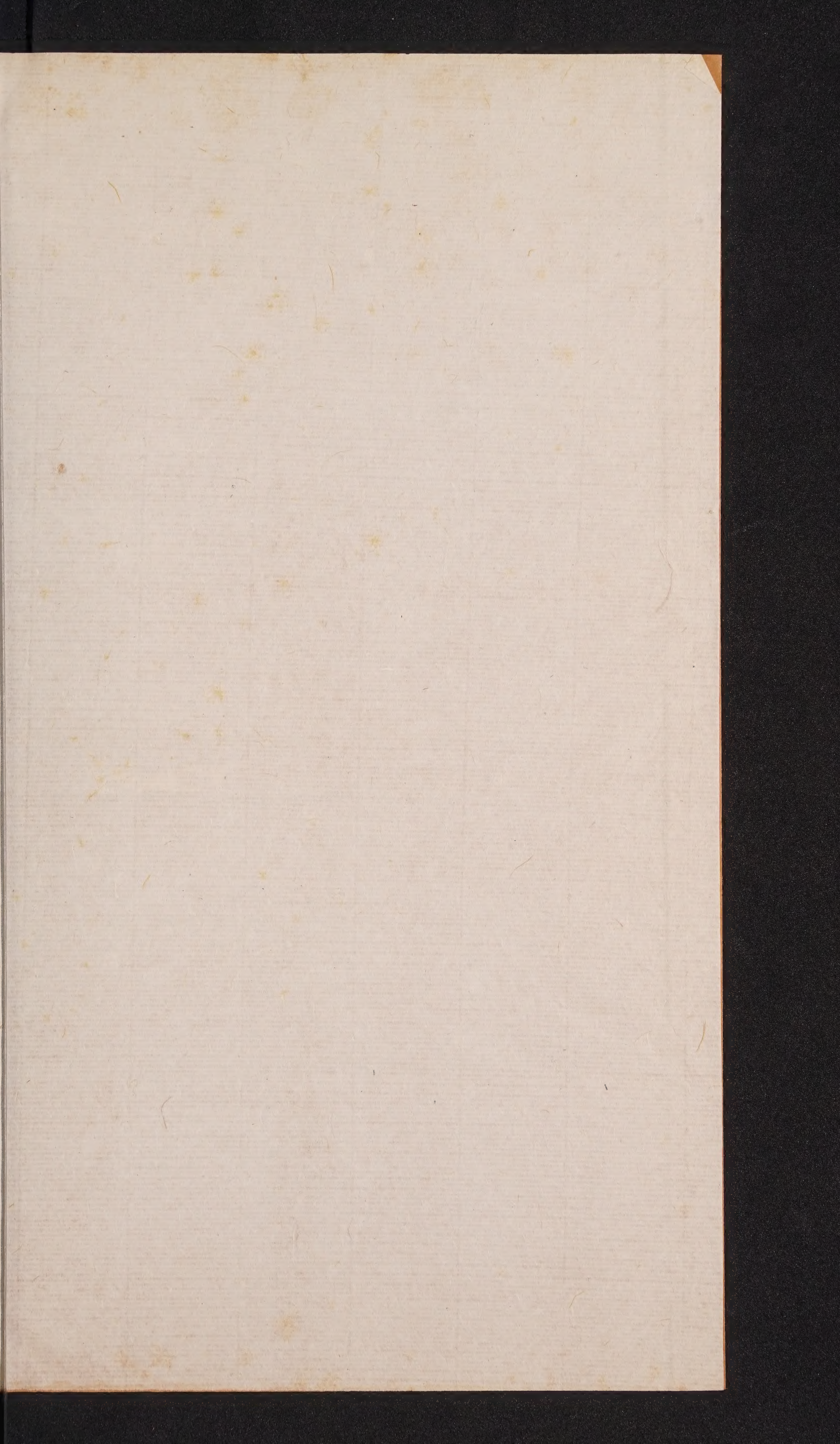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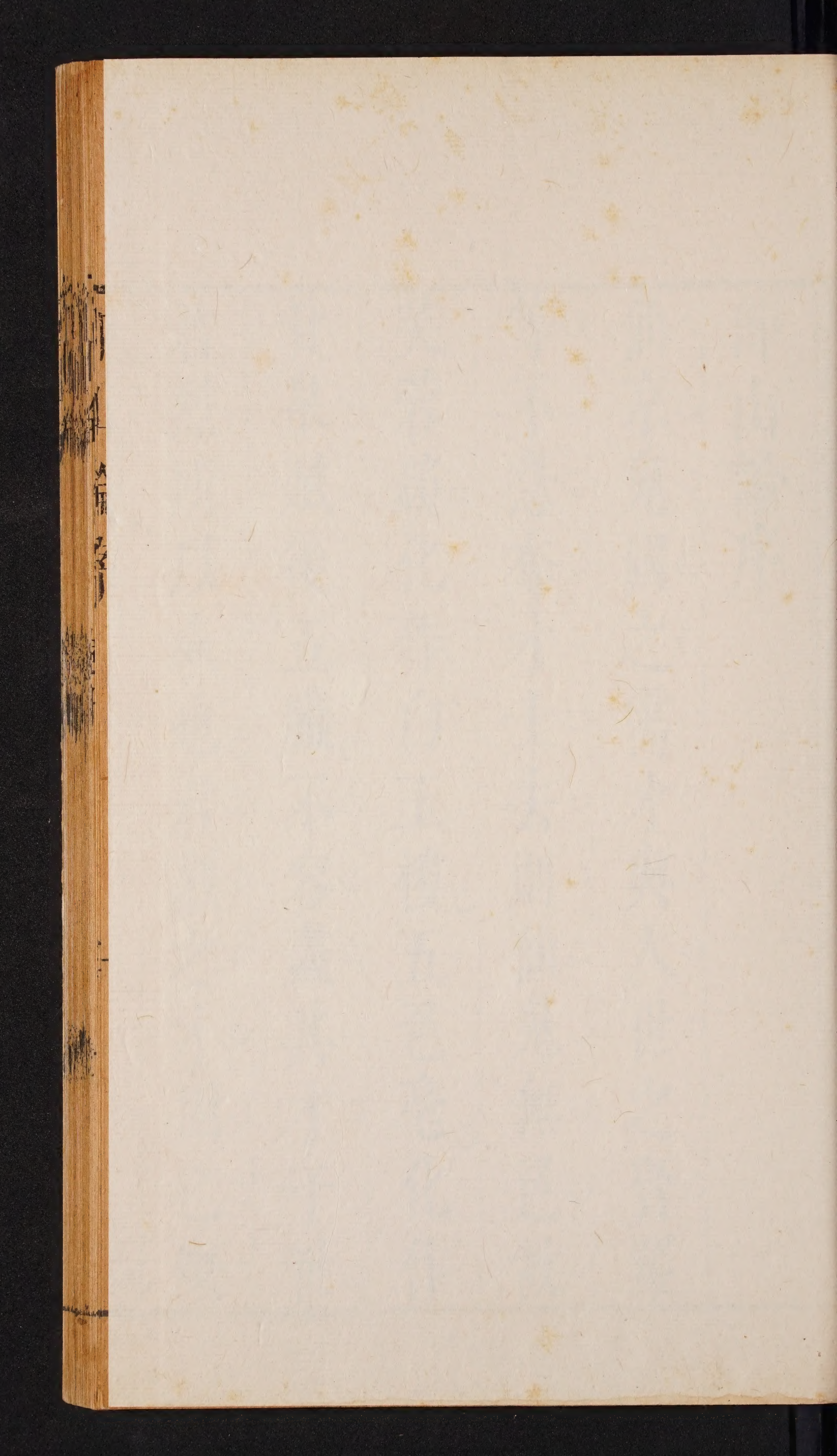








郎山論序

仙京鬼國之需才與人世之賢羅等不急奪才士去則仙鬼無色故芙蓉鏡化作白玉樓五色毫化作甘泉賦後五臟不容盡其才于世君烈所以夭也君烈之才固已燦

然于世矣讀其論吐字皆珠瀋夫人唾壺中火齊也布氣雄悍薛孤延與霹靂鬭也丞勢迅厲白虹入室就食作風雨聲撼戸庭也迎刃即解高陽氏書劍騰空指方而克也飛光射影漢宮燃九光之燈迎

王母也。錯落成章。午橋菲小兒拔。竿羣散芳草也。結氣異脈。廬山白氣平分六道。橫出一枝佛法也。流響清激楚。孫登琴遇雨礫然黑鼓踊而起也。風味清美。洞庭霜柑三百顆。交梨火棗與許道士也。[illegible]帶

多色帝女之桑其枝四衢葉盈于尺黄赤青碧相間也鷲座高談蕭脊着虎皮衡上座也逗遛微露桃花源漁郎尋波而入也奇幻多譎鵞籠中書生口吐銅盤也豐贍徽體竿固供客竟日皆美晩至猶護

盛饌也。笙歌鼎沸。不作冷淡生活。
水媚山輝。不作粉愁香怨。別有天
地。不作依樣葫蘆。帶圍日寬。文氣
日上。仙才之粲。鬼才之嘔心。無
所不極。誰不思潛奪之。肯長留生
世哉。君烈所以夭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十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瀨上彭元枀遵亮定

卽山論 沈君烈元本

秀才以天下爲巳任

夫士頡頏而煉英雄之器。豈易乎哉。將爲蓬蓬炎炎。玉輝劍舞。而與蛟龍爭雲霓風雨之場。而時不會也。將爲吁吁嚅嚅。草消蟲腐。而與燕雀

爭藩籬枳棘之綱而志不甘也將爲咿咿喔喔老其身于蟫魚如陰春蟠蚓如枯秋嘯蟬而恐其盜虛聲也將爲詹詹戀戀工其態於陽驕乞靈東郭步徑終南而恐其犯尋柱也於是不得不議任夫任空局也秀才而高談天下之任尤空談也含蔬践蹻鏤塵畫餅得無遺守瓶者譏而青山白石遥託經綸又得無開狂流洸駕之路乎曰不然士之既任天下則轉欲潛潛則壯

夫之修不至飄忽于豪華富貴士之未任天下則轉欲亢亢則名儒之膽不至委于貧賤饑寒譬之摩霄之鱗揚鬐則六幕之烟畢起耀甲則九蒼之色齊搖人莫不咄咄驚怪以爲有大力者負之而不知其大力正不于摩霄之日也蓋自泥負而已負此矣故天下者士之霄也任者士之鬐甲也而秀才時便以天下爲之任者士之泥伏之大力也自古結繩畫卦任而皇者也

平章風動任而帝者也定鼎牧宫開基牧野任而王者也耕犁釣笠勲爛江山市販屠囚光掀日月則任而卿而相者也即不然而伊優堂上骯髒門邊筆追鳳麟舌誅禽獸尚可挽奔瀾之倒手扶雲漢胸羅星斗還堪起傾厦之衰則亦任而聖而賢而豪傑者也之數人者懸之天半則爲皇爲帝爲王爲卿相爲聖賢爲豪傑恍如朱霞白鵠之莫可攀瓊樹瑤枝之莫可多得而

試置之巖中則局然一覓藻之青衿而千秋之
白首窮經者耳然則丈夫之任天下願自立也
而遇不遇何論哉故簞瓢水味卽以引天下之
饑渴也怵惕關心卽以茹天下之痌瘝也蒲之
截柳之編卽天下之霄旰吐握也盆之魚腮之
草卽天下之壽域春臺也魚之叩壺之擊風雪
晦明之嘯謌卽他日天下之激烈忼慨而吐氣
者也當此時晝問屋梁夜問篝燈千里之心未

嘗不驕嘶于轅下設有時前席而逢宣室之咨
捫虱而談當世之務三分之業固已預畫於隆
中蕰其蘊任之源如斗之柄東西指而不惑也
其沛任之勢如崑崙之脉迅注太行王屋間雖
百折不回也其沉任之識如學射者凝神于三
年而虱如輪也其鍛任之骨又如夜行之羽可
以飲石而運斤者削堊而鼻不傷也是以出而
任天下事而天下大利大害有不驚如神龍負

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而禹直蝘蜓視也而天
下大疑大紛有不眩如金牛郤窾鋩刃莫施而
庖丁游之有餘也而天下大議論大功業發人
所不敢發成人所不敢成而有不避如數家珍
如驅熟路如孫吳韓白之兵從横曲折而靡不
勝也此豈待任天下之日始得此乎哉總之如
摩霄者然從泥伏時裕之耳而靚世異是矣峩
冠危屐爲士風詩埝酒政爲士習韻不留牙妟

捉風流之麈慧非見性漫逃狐野之禪則以爲士品甚且挾侶呼羣包塡鱗甲敢發大盜之塚噓唇鼓舌搖奪公庭囂甚大學之生則又以爲士氣而秀才之所任可知矣卽幸而得當而繫組銅墨之間嗚呵金馬之上乃摩胡無色半叨伴食之名狼狽不收盡改山中之面曾是宦路之簪纓王家之鍾釜固足敗人如此哉則秀才時先下一不淨種子也故秀才以天下爲已任

格語也山岳之節咀味於虀鹽霜雪之聲凌寒於松栢嗟乎仲淹人物寧獨居宋朝第一也

便以天下爲巳任

嘗觀先賢有云太公志於王而得王管夷吾志於覇而得覇諸葛孔明志於三分鼎足而劒閣之雄終其世足以拒曹而闕孫嗟乎此任之說也昔人有從李廣射虎者中道而懼止於郊蒐雉兎以返曰亦實歸也此不任之說也是故尺

箠當猛豹可以相持徒手過蜥蜴壯夫却步矣則有挾與無挾之辨也知此可與論范仲淹任天下之才矣夫仲淹之任天下不任于垂魚綰綸建旄秉鉞出將入相之日而任于秀才時君子曰此志也余嘗綜宪百代之變而知任極難焉世界有堅有破負擔有壓有昂而人才之膽智骨力又有奇有腐垂絲而懸千鈞之石築堤而壅倒海之波識者終不敢定其究竟此陸贄

李泌匡維百策而終不能挽唐祚之落者也所謂有堅有破也任一難也櫛不可以治庖而七不可以理髮此房琯之所以敗也所謂有壓有昂也任二難也高才茂學俱可以前主之席臨帝之軒而牽引經傳不如治安之牘猶有藥石此輩之所以遜賈也上書獻策俱慨然有救濟之氣而摹擬製作豈似佛骨一疏至今凜凜生色此通之所以遜愈也所謂有奇有腐也任三

難也代至於宋而其任之成壞尤最彰彰者也自五星聚奎光應於天半部論語聲唱于位而任天下者鵲起或以焚香必告任或以水旱必陳任或以不慕溫飽[illegible]或以定策兩朝任或以爭獻納二字任或以經義治事任或以坐請經筵任諸不可更僕數大要英英卓越前代者號極繁然司馬光任天下而成王安石任天下而壞元祐有君子任焉而成紹聖有小人任焉而

壞李綱趙鼎張岳之流任之而成賈似道秦檜汪黃之屬任之而壞甚矣任天下不可輕議也前有此任之難而後復有此任之壞甚矣士志之不可不預抉也而仲淹何如哉始而授教旣而執簡又旣而經畧邊鄙又旣而正色廟庭凡其所爲喪西賊之心膽樹百揆之羽儀伏閤之諫上殿之爭畫利害如指掌貯甲兵如武庫而秉節介如山嶽者皆從虀鹽中陶鍊得力也是

故鷹揚奮其烈太公所以鼓刀于市也內政擅
其強夷吾所以不死于囚也流木之巧擒縱之
略鞠躬盡瘁之忠同首無漸於三顧此卧龍之
所以出茅廬也而不然者即僥倖功名爲雉兎
何足道哉朱子曰眞正英雄必須從戰戰兢兢
中來夫士當驤首翔翼上摩雲漢則心胸不可
不拓眼境不可不寬而又必欲持玉捧盈居以
抑畏此其說何居任者才也必欲任者志也而

又若弗克任者養也必戰戰兢兢而後可以任天下必戰戰兢兢以任天下而後乃爲眞正英雄也世之空腹高心而大其口以欺世者毋輕藉口仲淹也

士之品有三

夫案品卜士此衰世語也何也士固有一品無三品也士至以品賣聲名而被褐之玉日賓賓如建鼓矣士之品至以三鼎足而處褌之蝨鬬

牀之蟻。日暖暖姝姝。如東西帝矣。夫品。猶驥之卣也。石之暈也。鳳凰之藪澤也。獸不育豺。貙不畜貍。而稂莠俱登。薰蕕偏處。非國家之福也。膏自焚。木自寇。漆自割。而蛾眉入宮。芳蘭當戶。亦非士之福也。故曰。士分三品。此衰世語也。不見夫糠秕之目。而四方易位乎。鹿可馬。而梟可鸞乎非士之態乎。不見夫芝苓雄喙之時爲帝乎。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鵂鶹夜可以撮

蚊蚤而畫不見丘山乎非士之使乎不見杯蛇弓影而鑠金銷骨乎曾參可以殺人顏淵可以攫飯而許由可以竊皮冠乎非士之累乎不見夫佞於隋而忠於唐乎不見夫附司馬即陷司馬附章惇即背章惇乎非士之心智乎不見夫愛老而臣尚少愛少而臣又老乎不見夫瞋而予人官笑而不予人官乎非士之時命乎故古之士一蘷而足則不庸三也三代以後之九品

八徵六行四科則又不翅三也三品之說必始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其敝遂浸淫而有道德功名富貴之徑隱然若敵國焉而吾以爲非也除道德則功名富貴猶南北崗之相笑也土木偶之相訾也何也士故有一品無三品也品之逸者莫如東海之華士魯國之聞人而不知其可誅也品之儉者莫如公孫弘之布被而不知其阿世也品之温者莫如王莽之折節

而不知其奪漢璽也。品之韻者，其如麈尾之風流而不知其神州之陸沈也。品之潔者，莫如灌園之螬蛚而不知趙威后之欲殺也。品之圓者，莫如長樂老而不知視四姓十君如傳舍也。品之騷雅者，莫如相如之子虛、子雲之太玄、柳宗元之晉問諸作，而竊貲而當犢鼻之壚，劇秦而投草玄之閣，黨伾文而竄鈷母之潭，則令人掩面也。品之巍卓者，莫如漢之元禮、唐之贊皇、宋

之程蘇兩家而龍門之禍與仙舟俱沉白馬之血與濁流俱狂枉死市之歌哭與嶺南之瘴雨蠻烟俱慘則令人短氣也故望塵而遙拜買山而充隱而士之品可醜矣使丹火銀一鐶知制誥一日可以不恨而士之品可悲矣應高蹈丘園之科者投名冊府應不求聞達之科者走馬都門而士之品可絕倒矣故士有眞品者如歲寒之松如雞羣之鶴也士有眞品者如萬斛之

舟。如千鈞之弩。如百鍊之金也。士有眞品者。如劒之承影如珠之夜光如桃李之成蹊而不言神龍之倒挂而不見首尾也何也士固有一品無三品也士必不爲鼠之嚇士必不爲梟之洗士寧爲轅下駒不爲車上儛士寧爲眼中釘不爲笑裏刀故墮都郤萊郎尼山贅修之士也抑馬鷹揚郎瀬海耕釣之士也安劉在北軍之袒郎士之木訥而少文者也反周禠集翠之袁郎

士之委身而事女主者也挂冠神武見幾士也借劒尚方直節士也以靴尖折服力士之驕而士之品愈貴也以客星入犯真人之座而士之品愈俠也至芻狗土苴物畀畀不足置齒頰郎功名固秀傑之梯航矣而不然亦浮雲過鴈也不然亦枝指贅疣也不然亦長袖之舞而多錢之貫也一而已矣何言三也何也士固有一品無三品也然則牆之壞也有隙木之蛀也有朽

劍之折也有齧士之品如亾羊之岐而可不自
愛其鼎也哉雖然楚愛細腰而宮中餓矣齊惡
紫臭而境内變矣善乎先喆之言曰使士之智
若魚鳥則可夫士之不爲魚鳥者幾人哉敦名
教以培實學寛文法以馭不覊譽石城之水辨
河陽之豬以崇雅而黜浮變臨淮之旗拔趙壁
之幟以揚清激濁鑄三品爲一品端有望於養
生者

名教中自有樂地

樂彥輔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斯言出晉風流諸君子幾垂首矣千載後余請得爲畢吏部解嘲馬曰彥輔非知名教者也知名教不復於樂地生揀擇矣戀道腴之心與戀俗味之心等贖耳且名教何如者乎豈如啼之羽齒之角不相兼者乎豈如矛之銳盾之堅不相能者乎又豈如牛之穿馬之棧鳥之籠羝之籓囚之桎梏圉圉

相逼而不得展者乎。如是則聖賢方且矜冠攝
步。左顧右盼。冷暖有幅。啼哭有押。一旋瞬而議
隨其後。憂憊不暇。而又奚樂之有。且既謂之樂。
則行地皆水也。萬川皆月也。五色皆摩尼也。三
十六宮皆春也。葡萄瓔珞與瓦礫糞壤無異也。
大地山河與芥子微塵無異也。哀衣莊拜與嬉
笑怒詈無異也。杰智奇才與顚趨夢語無異也。
書之淫。傳之癖。與痂之嗜無異也。回之琴。點之

瑟與謝之屐稽之鍜無異也指心血流叩天泣
下絲之哭岐之悲薪卧膽嘗之痛與玉堂蓮紫
金谷園紅可歌可畫之讙無異也而必謂斗酒
非名教中物銜杯非名教中人箕踞詠諧遊戲
放浪非名教中法則豎儒之邊識矣且吾見世
有尸祝名教者焉舍唐虞無型舍周孔無祖津
津借殘膏剩瀋踞上流以籍世而一當身家妻
子利害死生輒聲嘶膚戰共秋蟲同慘矣特有

幸有不幸故嚚雄者獨收富貴豐毳之快也然則名教者又奸之究而彥輔以爲樂地嗟乎真樂地也哉且彥輔亦知散髮捉麈荷鍤營丘固有志乎大丈夫胸積無限磊砢聊以英氣耗磨詩酒間春風沂水卽此甕頭之香也袒裼裸裎卽此鄰舍之狎也夷狄居而鹿豕親蝴蝶遊而馬牛應卽此栩然盜飲陶然至醉頹然就縛恬然達旦而不知也彼方以三昧神通玩弄紅塵

於掌而此以如豆之眼竊竊作尺鷃笑吾不知其所拈者果何樂耶抑有甚者援引典午陸沉立風流罪案寃矣氣節莫壯於漢朝不能奮白虵於末造理學莫朴於宋室曷嘗撓黑龍於既衰夫風流敗名教耳乃氣節理學何如哉且白眼看人靑尊引滿豪狂優孟代未必乏而留韻有幾則唫之俠酣之聖政未可輕短耳昔張京兆以畫眉見訶京兆曰閨房之事有甚畫眉者

余謂此語可以謝彥輔矣嗚呼世之俏也雲起水窮盆魚䏭草至今日視之癡情迂態將轉與畢吏部同嘲吾恐彥輔又何說以解

聖人安内以攘外

制天下者勢而已矣制天下之勢者朝廷而已矣勢者忽翕忽張於天下之内而天下不測其所變化者也有精存乎其際也朝廷者又潛吹潛息於勢之内而勢不出其所範圍者也有神

行乎其間也。故善操天下之急。不恃赫聲濯靈之挾天下而走。而恃有以利導於勢。善操勢之急。亦不恃才鋒智力之負勢而趨。而恃有以戰勝於朝廷。則聖人安內以攘外之說也。請爲之移其說於擊劍者。擊劍而掉其觚。則雖司馬蒯聵不能割腐木也。請爲之移其說於揭關者。揭關而操其端。雖選士不能絕地也。請再爲之移其說於搖木者。搖木而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

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也夫安内者則亦劍之觚也關之端也而樹之本也是故莽有戎也車有鬼也宮有虎也五步之内有血濺也卷婁之間有轘裂也夢覺之頃有湯火也遊於凝碧池而有漁陽之鼓鼙驚破霓裳舞也讌於金明園而有壓頭之劘錢幾偪御袍也則吾觀於酒池肉林牛飲三千卜夜達旦以内爲糟丘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金屋翠輦蛾眉二八望

幸承恩以為香粉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
西園左騶宮中白望稅陌間架筭商榷酤以內
為市井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梨園子弟
羯鼓花奴玉樹之聲清夜之曲以內為教坊之
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楊柳堤花石崗珍禽
奇獸充斥上苑猿啼鶴淚夜靜深聞以內為山
林之場而不得安者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姑蘇
之臺卽麋鹿之徑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昭陽

之殿、即單于之宮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舞馬之杯、胡旋之舞、即長安少年之胡心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即築長城壓王氣、而不免軹道之災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即自將待邊、犂庭空幕而不免博望之涕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即庫杖詭對、縉帛纏樹、市店不取值以紿胡人、而無爲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即誅清河殺萬人僇五孃、除方面大耳、而無盎也、故呼韓稽顙、屠

耆接踵、不足爲外之侈、而惟慮內有趙霍橫行、原嘗斷擊之姦、饑餐虜肉渴飲奴血、不足爲外之雄、而惟虞內有牛李之禍、洛蜀之黨、踏賀蘭之山、繫名王之組、定天山之箭、勒燕然之石、不足爲外之威、而惟恐內有遼東浪死之歌、虎頭都護、生入玉關、須臂將軍、肘垂金印、乘槎仙客、路犯銀河、不足爲外之艷、而惟愁內有壠上揭竿之變、青袍如草、白馬如練、謀臣如雨、猛將如

雲不足爲外之快而惟患內有南詔之禍同牀在旁之孽紫淵爲池赤岳爲隴鑄銅爲柱鞭石爲橋不足爲外之奇而惟耻內有中流夜半之啼蕃安內則雖明妃不嫁而外固已睦矣如冠蓋圓橋而匈奴遣子入侍者是矣安內則雖大宛不通而外固已賓矣如肅愼之楛矢是矣安內則雖樓蘭不斬而外固已震矣如頡利之稱天可汗是矣安內則雖嫖姚不出塞而外固已

不敢牧馬彎弓矣如汲長孺之寢淮南謀是矣安內則雖陰山不慟哭而外固已舉手加額矣如中國司馬之相北門寇萊公之鎖鑰是矣而終不然者十狎客之遊也九公主之亂也秦虢三國之如雲也內適爲外羞也而不然者八關十六子之朋勝也七貴之專權也九尾狐之惑也五鬼之煽禍也內適爲外釁也而又不然者借夷狄以劫父也借藩鎮以除宦官也外又適

爲内祟也而又不然者淮蔡下而龍首遂浚吳蜀平而羊車遂出也外又適爲内玩也則皆不講於安内以攘外之說也以内爲腹心以外爲榮衛以内爲堂戶以外爲藩籬此吾之所謂勢也如奕之先着也以安内爲治本以攘外爲治標以安内爲朴斲以攘外爲丹雘也此吾之所謂制天下之勢也如裘之挈領也有時以興六月之戎車爲安攘有時以舞兩階之干羽爲安

擾有時以歸馬放牛爲安擾有時以臥薪嘗膽爲安擾此吾之所謂制天下之勢在朝廷而有精存乎其際而有神行乎其間也如常山率然之首尾俱應也微乎微乎非有知幾之神不解安非有純氣之守不及安非有萬化之心不能安故必歸之聖人而若夫封豕長蛇之擾也稱蛾號米之紛也前虎後狼之進也則皆安於巢幕安於處堂安於積薪厝火安於鑄甲銷兵爲

金人十二有以階之厲也故聖人之作用有安內以攘外者而學聖人之機術又有釋外以內懼者。

魚頭叅政

葢士大夫立朝以骨爲主骨者天之勁氣所集也人熱血所團也亦物之至性所樯也故可畏而不可犯則骨之奇也可憎而不可憐則骨之古也可買而不可叅則骨之雋也可煆而不可

銷則骨之貞也可殺而不可辱則骨之傲也可瘦勝肥狂勝癡而不可爲肉食之鄙則骨之孤香也可捩指覆羹轉喉觸諱而不可飛鳥之依則骨之怪偉也宋史載肅簡魯公之剛心直節而當時貴戚用事重足歛手有魚頭叅政之目至今使人讀之懍然髮竦油然色飛喟然謦咳蹀足曰嗟乎大丈夫不當臨淵羡乎請夷考巖廊之鵠立而約略其生平之豹斑而有如折劉

后之問而野雉爲之劇彩者非魚頭何以杜牝
鳴之端而有如止七廟之請而城狐爲之奪魄
者非魚頭何以坊跋扈之漸而有如執簡遏慈
孝之乘輿而死似怒螳之欲當車者非魚頭何
以寢宮中之虎而有如抗聲攻館閣之子弟而
死似投鼠之不忌器者非魚頭何似驅塵間之
蠅而吾於是不能無墮淚於千載之上下矣玉
階方尺地大江湖也大池沼也劍佩千官波臣

也九錫十賚之爵祿功名釣也綸也而寔亦雲也霧也是皆所以愛惜培植而鼓厲之者也有男子於此以古聖賢之尺素書置魚之腹以饑寒盤錯之秋水淬魚之腸以天子設科取士之鬼鼓火鞭燒魚之尾而顧不得以一片之鐵石肝膽占魚之頭其何顏面以蹈馬蹄之路集鳳毛之池而立蛾眉之班也哉自夫慕羶而魚化爲螘自夫點壁而魚化爲蠅自夫營窟而魚化

爲兎自夫紥結而魚化爲蛇螾自夫瑣細而魚
化爲蟣蝨自夫笑不可測而魚化爲人貓自夫
飛而食人而魚化爲政虎自夫精爽飄忽而魚
化爲驚蝶自夫冠裳齕裂而魚化爲沐猴自夫
狡獪不可方物而魚化爲黠鼠自夫掃丞相之
門而魚化爲鷹犬自夫伴中書之食而魚化爲
雞鳧自夫陰柔而魚化爲九尾狐自夫諞佞而
魚化爲百舌鳥自夫氄毨而不舞不鳴而魚化

爲羊公之鶴自夫走險而窮獲反噬而魚化爲中山之狼而魚之變態極矣嘗試循覽傳誌品置公卿從來垂魚之袋飽魚之鯖賦賞花釣魚之句從先踵接而求魚頭叅政之目指未易多屈也繇是觀之能爲魚頭可擊當道之豺狼而不能爲魚頭則雖狐狸不可問能爲魚頭可以破濰堂之燕雀而不能爲魚頭則雖鹿馬不可訶能爲魚頭可以拆鸚鵡之翼而不能爲魚頭

則不過如鸚鵡之能言能爲魚頭可以争殿上虎不能爲魚頭則反不如殿上之孫供奉能爲魚頭可以馴驢而不能爲魚頭則寧弔長沙之鵩能爲魚頭可以刺蝨而不能爲魚頭則寧思江東之鱸甚矣國家之如海中山也而羣臣之如釣鰲客也有如一魚頭擎而國作鼇柱衆魚頭聚而國不成蜃樓乎衆魚頭環而國扶於蝯蚿之百尺即一魚頭奮而國不曉於杜宇之數

聲乎而何以鼠首者多蠆尾者多鴻爪者多而魚頭者卒寡也魚頭之點額暴鬛半谿溪澤之狎習而魚頭之乘風破浪亦半谿濤颶之養成葢至鸞翮之有鍛龍性之不馴而魚頭逝矣葢至麞頭鼠目之求官龍章鳳姿之不用而魚頭沉矣葢至眂薄餌驚震雷而魚頭駴矣葢至掬升水活涸轍而魚頭枯矣葢至罹於笱遊於釜登於刅俎而魚頭泣矣葢至江魚之腹葬鵰夷

之屍纍伏有立斥之馬墀有撲殺之獠而魚頭碎矣蕃至藉龍門之黨扱白馬之流下蟄龍之獄而魚頭一網盡矣然則主上不學巨鰲之縱偏學淵中之瞥左右諸人又不學泥塗之援偏學竭澤之漁而魚頭若之何曰魚固所謂以骨勝者也有骨在則寧逝寧沉而决不肯以其頭爲羝羊也有骨在則寧駴寧枯而决不肯以其頭爲寒蟬也有骨則寧泣寧碎寧一網盡而决

不肯以其頭爲陽驕也故謂之魚頭也雖然魚頭之難不難於注小臣之釣而難於愛大臣之鼎擾龍之鱗編虎之鬚而不顧覆鵠之卵此賤丈夫之頭妄輕一擲者耳參政下宰相一等於螭陛爲和鸞於鵷行爲野鶴於雞林龜國爲騶虞祥麟故有魚頭參政必能容驄馬御史有魚頭參政必能遣猿臂將軍有魚頭參政必能布鐺脚刺史有魚頭參政必能裁狗尾之貂蟬羊

頭之都尉有魚頭參政必能絕繇賓之尚書識面之臺官語有之家有猛狗則美酒不售鳳有利觜則好鳥不賓然則所謂骨者又特以威鳳之難見走麝之遺香爲骨而非以爪牙角距之猙獰爲骨也故謂之魚頭者也維時肅簡公精誠不欺而仍不爲小謹閒與故人襍賓魚服就酒家飲則吾知蛟不能龍而龍未始不能爲蛟也雖然有如內而裏甲腹鱗外而拂鬚唾面保

全首領以爲得大臣體以是爲巧於魚頭是又海魚之吐墨自衛者也而不知漁父隨其後也

誤處多緣不學

學必有誤乎哉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學必無誤乎哉曰博塞挾策異趣亾羊學則必不誤不學則必誤乎哉曰指在手間月在天上然則何如曰學爲誤地也誤亦爲學地終日學終日誤也終日誤終日學也此千古聖人之學而開創

之天子所爲陰用而不以語人者也請觀高帝
高帝一生學問全在誤處得力而議者乃曰多
緣不學嗚呼此酸語也天子之學與儒生不同
儒生之學如雛燕之學飛如坐蛙之學語其究
也如蟬魚之生死尺幅中以之飽腹可矣變化
何有哉天子之學如神龍之不學蛇足如霧鳳
之不學雞伏其究也如夏雲之成峰蟲葉之成
字有自然之文章焉不爭工拙於皮毛也若使

儒生高其學而妄學天子之學是刻鵠也畫虎也誤也若欲天子曲其學而下學儒生之學是截鶴也續鳧也尤誤也古之聖人殺人父爵人子誅人君擅人國縱橫不測亦嘗祖誰氏之學哉誤信廷薦而以湮水之才禍百姓九年誤以其軀蹈井底之危而不知骨肉之將甘心而下之石不知避咎而誤攖剖心斷脛之鱗因其服而啜子之肉不知料事料人而副托一誤幾傾

八百王基不然齊衛終非好相識而誤往誤來岌岌乎頻蹈於奸雄盜魁之手繇是觀之堯舜文王周公孔子皆不學者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未嘗以是損學則謂誤緣不學豈定論哉然謂高帝不學亦自有說帝以布衣提尺劍起草澤中今日驅失鹿明日鬭沐猴又明日憂走狗身不離鞍馬之間手不離矢鏃之用口不脫謾罵之聲耳不外躡附之語目不越刀筆屠販之

人心志不出宮室寶貨子女之計如是而謂不學信不學也孰知高帝正以此時時學哉語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經一煆者堅一骨也遭一蹶者滋一智也學騎者之於陸也不知幾挫頓而後其騎巧若裹足而誇組舞爲燕人所訶而巳矣學沒者之於水也不知幾浮沈而後其沒神若袖手而喜泳游爲越人所笑而巳矣高帝亦若是也帝知支離之學反足以誤人而通變

之學原易以入誤而無心之誤每可以精其學故不自諱其誤亦不自諱其不學誤則悔悔則改至於能改此眞聖天子之學而豈復有所謂學哉若夫讀書識字面壁磨甎選山結社以是言學是幅巾方袍之家意氣無聊高談性命聚徒而噉名者之所爲也豈長駕遠馭經略海内之主所事哉不見夫才足飾非辨足拒諫者乎不學而能之乎不見夫新莽之井田乎不居然

是學乎不見夫耳聽正心誠意之論而邊境日削者乎學之益固如此乎然則謂誤處緣不學過矣大約誤處多緣學耳幸高帝聰偉絕塵不爲詩書所縛幸一時羣臣亦皆俊爽有用不弄蒸砂鏤塵之齒舌故成功以有天下不然令爾有扳閣之書生執簡以繩高帝曰如何是學如何是不學而帝亦必退然正襟危坐以修學竊恐漢之爲漢正未可知也吾聞帝常溺儒冠其

卽溺若輩也歟或曰學亦有辨矣副墨洛誦不足尚也至德要道可少歟曰予非病學也病宋學也宋儒以學之一字欺壓千古卽問宋家實實有用之人不必盡出於講學之人故急急正之不直爲高帝解嘲直欲爲千古大學問人吐氣也

養民以致賢人

謀國者欲攬天下之勢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

之勢懸於賢豪而天下之心伏於編戶心失則勢孤勢孤則天下破非民心之足以破天下而君自破其勢則天下遂無所倚而大事不得不去焉故明主鞭山立海撻虜笞夷橫行域內何鋒不摧而於區區匹夫匹婦獨不敢草芥視蓋以草芥其匹夫匹婦者乃自草芥其社稷河山也夫人主之社稷河山始以百戰收而後以草芥視此英雄所以卻步也善乎蕭鄭侯論致賢

而先之以養民嗚呼此粉畵也人主有不願致
賢人者哉戎馬則思雲臺之賢淸讌則思瀛洲
之賢簡書而效馳驅則思埋輪攬轡之賢幃幄
而談禮樂則思調羮黼衮之賢而賢伏堪巖困
蘿薜亦且挾籌而思吐望闕而欲飛此時也一
束帛之力一蒲輪之功宜無不謝松逕裂荷裳
而畢集者烏俟養民爲且民者賢養之民養矣
又烏用賢爲嗚呼不知才流傑品正不可以結

客之虛聲動也而於整頓宇宙之始尤甚此無他亦惟求之人主之心而已越王式怒蛙士爭嚮之豈一蛙足以引士哉心引之也夫民亦人主之蛙而已天下有桀紂於民而堯舜于臣者無有哉天下有鴻散於野而騶鳴於谷者無有哉天下有鳳而巢空林之獵龍而穴涸澤之漁者無有哉故賢人高卧於雲壑而延頸於丘園固日夜念蒼生而尤日夜窺真主深宫之羅綺

嬌春、而閭閻之短褐自憐、捉衿欲露、則賢人之目不忍覩也、金殿之笙歌迴雪、而井巷之白頭泣月黃口啼風、則賢人之耳不忍聞也、九重之甍棟列星辰、驚燕雀、而華簷蒲屋有茅茨不剪、家徒壁立、霜宿而風棲者、則賢人之足不忍舉也、尚方之脯膾羅水陸、窮豹麟、而村落烟墟有半菽未飽、三餔無登、瓆其首而鵠其面者、則賢人之口不忍言也、賢人不至、則不賢者必至、于

是養蛾眉於曲房而民情傷、則泣魚望倖食桃取妍之人致矣、養神仙于海上而民志惑、則掌露呈奇、腹書詭託之人致矣、養猛士于四方而民役繁、則彎弓挑釁、荷戰開邊之人致矣、養酷吏之鷹于左右、而掊民之命、則武健之人敲扑搏擊、羅織煅煉與周來競名者致矣、養虐政之虎于國中、而削民之膏、則持籌之人頭會箕歛、筭商榷酤、與桑孔爭術者致矣、如此者皆非賢

也賢不能致而所致者又非賢社稷未有不敗
河山未有不傾者則人主何樂乎以民恣也是
故養之急焉夫養亦何嘗之有扶則生蹴則萎
矣朝而灌沃則長夕而棄置即消矣本根血脈
之相盤則發榮枝葉膚色之相煦即凋落矣故
爲君者雖賢人不至民決不可不養而況賢又
乘之去就者乎慈母之養子也體認饑寒撫摩
痛癢不遺餘力然而非謂有咎其不慈者姑以

此修名也亦非謂嬰兒有知以此市惠于其子也子而至于離襁褓矣就外傳矣莪然成人矣亦非謂遂漠置之不關也無他眞愛結也養民亦如是矣煖之養其身也哺之養其腹也易劍以犢養其四肢也除賦之虵養其八口也通之以焭惸之厄養其情也薰之以弦歌之良養其性也避殿減膳以隱微養也佚使生殺以委曲養也衣可御以三浣而蝗不惜於仰吞養之至

也有司可假以便宜而發。君無嫌於矯詔養之
大也而一𠬛愛民好士之，腸巳肫肫徹入于山
澤矣是故息戰鬬務農桑則賢人喜其不黷武
練生聚課教訓則賢人信其不佚遊坐黃屋而
繪以流離。進父老而詢以利病則賢人知其不
驕新絲懷剜肉之嗟盤飧觸滴汗之苦則賢人
欽其不侈畫地刻木𢉖三面之網則賢人感其
不殘寬租賜帛釋一路之悲則賢人樂其不奪

夫賢也不欲誤身于黷武乃不欲獻策于太平乎不欲暗投于佚游乃不欲奮翮于英誼乎不欲以驚爵祿輕鐘鼎之身低眉于驕俊之主乃不欲激昂風雲乎不欲以步皐夔彷伊召之志變塞於殘奪之朝乃不欲發揮勳業乎如是而卜祝隱鱗漁樵藏罷莫不拭目彈冠霞蒸響應抱忠盡趨闕下而壯士聚矣壯士聚而羣策羣力合矣朽索賴之無虞覆盂愈以不動社稷河

山一奠永奠猶有揭竿于隴盜兵于池者必且
望而反走此極治之象也所謂攬天下之勢者
也由此言之則無論非束帛蒲輪可致抑亦古
來聖君察相櫛風沐雨旰日宵衣所不易致者
也而養民得之養民固可緩哉然則廟堂之上
拊髀無益也民無慼額而已設館無益也民無
懸罄而已攡篝築壇無益也使民擊壤遊而已
三謁求龍千金買駿無益也使民寒竈不冷夜

析不驚而已否則在廷諸臣亦必有解體而色舉者况欲餌山間之璞哉是故東海之綸隱約自甘而一聞樹畜之風頓使繫懷西伯宣室之席寵光甚渥而一失蒼生之問則寧老去長沙

大抵然矣漢高帝踞牀溺冠嫚罵豪傑而賢卒歸焉無他致治世之賢易致亂世之賢難非嫚罵則顛倒不神而養治世之民難養亂世之民易借其易乃可顛倒其難也嗚呼此伯術也罵

士者高帝之術也養民者鄴侯之術也皆逆而致之者也以其術也而原未離乎仁義故君子取其說而申之以箴夫權使士而虜使民者

勤求賢而逸得人

自古拱手而爲太平之天子者非太平之從天而下也有造太平者有造造太平者造太平者誰賢是造造太平者誰求賢是夫求賢天子盛德事而每憚不爲何以故曰好逸也夫天子不

好逸則已誠好逸未有寢火而逸者未有處堂巢幕而逸者未有代鳥籠代馬走代匠斲而逸者不力圖已之振衣而坐使人之袖臂其始亦不過厭人之薪積而其究必不能解已之亂繩則以逸居逸之計左也漢王子淵曰君人者勤求賢而逸得人嗟乎賢何便於天子而亟亟求之也哉天子方以士前爲逸而賢必曰君前天子方以喑啞嫚罵爲逸而賢招不來麾不去天

子方以飲酒夜移欵門爲逸、而賢不冠不可見、天子方以封禪之書、三不足之說爲逸、而賢痛哭、天子方以燕然勒銘、呼韓稽顙爲逸、而賢危戰勝、天子方以合歡之鳥、飯書之牛、銜杯之馬爲逸、而賢錄金鑑、歌于蒍、天子方以聽彈琴鼓瑟爲逸、而賢訶繁音、天子方以枕宦官、獻弄兒爲逸、而賢排闥而入坐政事堂而撽召然則折節求賢適自伐也背上之莁可畏鏡中之瘦不

堪甚令官家自起撞郎而田翁會須欲殺則皆賢之爲祟矣若復有人能使一身可以散爲百億身目營耳受口答手規項刻酧給靡不贍舉則何所事賢能使借材異代可以攝精追魄呼山靈扱土偶刻木爲吏則何所事賢卽不然能使鶴可以受甲麋鹿可以觸敵婦寺可以補署鈴下廝養可以霸諸侯則何所事賢卽不然能使狼可以牧羊蹻蹠可以寄金莽操可以託國

則又何所事賢然而萬萬無是理也惟賢之於天子未嘗予以一線之逸而天子苟非賢則岌岌乎有四顧之憂於是賢始爲必不可少之人。而求賢始爲必不可已之事矣分道遣使以詔求安車而加璧以束帛求倒屣迓迎國士築宮而朝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請教以奉社稷求一饋十起一沐三握求之酣也捐髀求之渴也版築屠釣之朋入於夢求之極而精神通也市

死駿求其骨也式怒蛙求其氣也禮九九求其所長也黃金不問其出入求其報也不限門第科目資格求其實也二卵不棄干城求其死力也寬文法假便宜從事求其置腹也逹宮可還老臣可將求其一日之用也公車薦剡二千石得自辟舉布衣得自上書求其委曲而無所容隱也以言乎勤洵勤矣哉而後起而視薄海內外荀列星繁休者釆者鳴玉者垂魚者橐筆者

肘後綰斗大印者。待詔金馬者。執戟侍者。任北門鎖鑰者。試三輔者。攬轡者。坐嘯者。黄墨授者。下至抱關督郵者。各各得其人以安位行志。而絕不聞有羊頭之譏。狗尾之誚。糊心眯目之謠。如矇修聲。聾司火。戚施直鑄。籧篨蒙璆。各相得也。如管仲制割。賓胥無削縫。隰朋純緣。交相得也。如桔槔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如四時當權則進。成功則退。次第相得也。即微有不當。而司勳

之吏稍稍以殿最佐之爲天子者高卧受成而有餘矣治錦者人理一絲人司一染杼軸旣成主人衣之而過于市市人曰主人之錦美錦也而不曰某工之所製也召客者酒人奉觴饔人奉膳伶人鼓歌客心甚樂矣明日不謝樂已者而謝主人主人主人使之也搆宮室者引繩度材斧者奔而右鋸者趨而左他日工竣鄉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是則勤於求而

逸於得之明效大驗也難者曰天子以無逸作
所豈以得人而敢自暇逸爲不知無逸者其神
而無爲者其體未得人則權不可落而旣得人
則官不可侵若復縵縵焉椶椶焉求田問舍裁
棘揷籬察淵魚信市虎駭杯蛇爪握而不言卬
刓而不予使甲有越俎之嫌而乙有掣書之嘆
前有瓢裂之患而後有棟撓之傷是又任人不
逸之過也千金之子弟狎不遑之奴結褭馬之

客敗道也拒戸而守數米而炊亦敗道也其失
家秉一也是故畊問奴織問婢善以家逸者也
決獄問廷尉錢穀問治粟内史善以天下逸者
也第無夜半藏舟使大力者陰負而走斯可矣
然則天子安得人人物色之曰求其用賢之賢
而已夫不求而得者不賢人也求則得不求則
不得者衆賢人也若夫一二大賢人者求之而
未必得者也故用勤也勤則上有逸君而不勤

則下有逸臣。三代以降。曠世奇材。陸沉空谷。而濟時熱血。消折鹽車者。可勝言哉。漢宣綜覈。得人爲盛。乃未免詩書法律。周召刑餘。故子淵微諷求賢。而當時子淵。轉而持節求金碧之神。抑又何也。嗟乎。是又先儒所謂能言鸚鵡也。







